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增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地址：北京，法大孤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牧羊人旬刊第二期目錄
遺書（助翔）P村的選舉（雲）
宗番譯（窮婦）（聞）孤島中的狂歌（維之）
（通信）一則（一）（兆麟）（二）答流氓先生
（助翔）

京報副刊 第四〇七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星期六

中國的天安門和外國的天安門 彭學沛

中國的天安門的情形，不待我多說，我們
中國人——最少北京人——都知道的。台上輪
流上下揮桌子打板凳的，都是幾位大學教授。
旁邊站着發號施令用紙筒叫口號的是幾位大學
生；台下有的是旗幟，紅的白的，上面寫着某
某大學，某某專門學校。不錯——還有某某外
交代表團，某某主義研究會，某某學會，國民
黨北京市黨部，但是捧着旗的圍着旗的也都是
學生。形式上和大學理上課差不多，不過這是
露天，那是室內。實質上也和大學理上課差不
多，不過露天說的是結論，較簡單；室內講的
是理由，較麻煩。室內的是事由，露天的是判
決本文。共同口號是「國民革命」。——固然
其中也多少有些色彩不同。中國的天安門大略
如此。

外國的呢？可較複雜得多了。
外國的天安門是多元的，派出的。各黨有
各黨的天安門。保皇黨的天安門，共和黨的，
社會黨的，共產黨的……。

舉一個例：例如法國共和黨的天安門。去
年前大總統米勒朗（Millerand）發起「國民
共和聯盟」（Ligue republicaine nationale）
。這聯盟的背景在議會中為右派各黨，在議會
外為商工界的大資本家列列衰衰。於是乎他們
開成立大會示威運動那一天，所選擇的天安門
，就是巴黎的頭等劇場那 Luna Parc。不是
乾喊乾叫，乃是一席最有排場的酒宴。前大總
統米勒朗閣下主席。會衆都是些穿着黑色大禮
服的雍雍容容的大老板們。酒數巡，前大總統
米勒朗閣下，於掌聲雷動中，慢慢的把他的用
牛肉牛乳等等高等滋養品養得肥胖肥胖的尊軀
抬起來，左手取下金絲眼鏡，望口邊一呵，右
手從大禮服的口袋中取出絲手巾把眼鏡擦擦，
然後放上。於是挺起心胸，向聽衆從左至右迴
望一週，表示他的吞吐太荒的氣度。咳嗽兩聲
，然後從容不迫的發言：「夫人們，先生們！

……」。於是從共產黨攻擊起，次第及于社會黨
，急進黨。抨擊左派政府外交政策如何軟弱，
財政政策如何新喪元氣，侵犯財產權，以致資
本外逃，國信失墜。又把大戰的苦痛損失提起
，說明德國現在還是如何的不忠實履行條約，
如何的包藏禍心，希圖報復。屢次未除，魯維
未已。「望國民大家奮起！」每一段停頓處大
老板們照例要鼓掌叫好，總統說畢，又受全場
一番熱烈的鼓掌喝采。於是或是又有什麼前財
政總長閣下等等一兩人同工異曲的演說一番。
然後美酒佳肴，葡萄三鞭冰其淋。滿座吃得醉
煥煥的，大呼總統萬歲，法國萬歲。各人乘着
各人的摩托卡去了。

又舉一個例，共產黨的天安門。大概多在
郊外空曠的地方，不要租錢的。在那起伏不平
的郊原中搭起三四座演台。滿目都是赤旗，又

中國的天安門和外國的天安門 彭學沛
代郵——答徐志摩先生 登明
燕雨（一） 朋其
少奶奶的扇子 黎錦暉
關於「鬆褲帶」的話 高佩瑛
發表投票的疑問 記者
看他為什麼選他們（六）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是某處的鐵匠工團，又是某處的剃頭匠工團，又是穿紅衣的意大利共產軍團，又是對譯可憐的摩洛哥團，合起有幾千的工人團體。會衆都是戴着便帽，不帶領巾。顏色比我們中國人還更黑，除了那高鼻子而外，辨不清是白色人種。口中唱着那因特爾納雄納爾（國際歌）。台上演說的，也是些營養不良衣冠不整的辯士。滿堂放聲呼聲大疾呼，兩拳向空中飛舞，口中飛沫，大罵社會黨如何失節，共和黨如何反動，生活如何昂貴，政府如何無力。勞動階級要準備，防禦資本家階級的攻擊，預備無產革命。

以上是外國天安門的大概情形。

由上看来，外國的各種天安門，是各自代表各自的階級，保護各自階級的利益，宣布各自階級的要求。不要看他們的旗幟上寫的怎麼，不用聽講台上說的什麼，只要看會衆的服裝，便猜得着大半，便可以替他們宣布要求，替他們製造口號。示威運動行列中，雖也有些游民好專家隨時參加，然而那行列的骨幹是預先商定了的，是從有組織的團體構成的。這些團體不是一種娛樂的精神的臨時的結合，是和會員的生活方法的區別一貫的區分。是由共同利益或共同敵對必然的產生出來的。這些團體的維持，不專靠道德或愛國的慷慨心。所

以這種運動是有生命的，只要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沒有急劇的變化，他們的運動是要繼續的。

中國自然有中國特別的情形。

中國民衆的工作是國民革命，是要構成第三階級第四階級的聯合戰線，和封建的軍閥鬥爭，和外國的帝國主義對抗。這是中國天安門的理論。

但是中國天安門的實際呢？在天安門代表工人的是學生，代表農人的是學生，代表商人的是學生。這不是真確的現在的第三四階級的運動，差不多可以說是將來的第三四階級的運動的預備演習。不是自然的，是象徵的；不是實現的，是擬制的。

這是第一層，中國的天安門的理論與實際不一致。

於是乎我要進一步對這學生天安門測量一下。在測量之先，我要聲明我也是出校門不久的前學生。我不是非薄學生，我只想試一試客觀的考察，若我的考察，不能自矜於客觀範圍內，我措詞不甚圓滿，就望閱者勿以言害意。學生這社會羣是有什麼性質的呢？大家都知道：學生時代是人生中短期的過渡的階段。他們的政治運動，沒有根據於生活的經濟的基礎。所以他們的奮鬥，是一種義憤的奮鬥，不是生活的奮鬥。或再讓一步言之，不是從現

實生活所質感的壓迫，所質感的必要，而來的奮鬥，乃是對於將來生活所預感的壓迫。所預感的必要，而生出來的奮鬥。因此他們的奮鬥，難成爲根深蒂固的，難成爲拚死的。

再進一步，學生階級——若是我可以這樣的名詞——的構成分子，從他們對將來的預感而觀察——這預感有時切近於現在感——，亦是充滿着矛盾。有一部分和他今所參加的運動的目的不一致，有一部分和的運動的目的不一致。有的是一步一步向制階級前進的，有的是一步一步走近壓制的。有的將來會成天安門的主格，有的將成天安門的目的格。

有了這內容上的矛盾，所以學生運動往隨時間的推移，空間的離隔，而有種種色彩，種種不同的方向。甚至在同一地方，時代，而學生運動中有完全相異的色彩，相反的方向，這亦是常有的——并且平常情。

縱令平常同屬於同一色彩同一方向的，而一到決定的時期（Moment Decisif），往往冰消瓦解不可收拾，甚至反過來加入方面。我們在德國革命裏便可以找出那種。這正因為構成分子裏含着矛盾之故，這

學界的三魂
本報陳通伯先生
什等白

魯迅新女性二月號
劉復，慈母孝的原因
大開，姑非女人美德論

章錫次
山琛
玉深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一，何不速驅走段琪瑞呢？
二，雙明活

（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李水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轉載）
發行地址：北京銀廟十九號

他們的團結，全在精神上的義務。一旦當面看其正利害關係的時候，於是利害觀念抬頭，義憤沈沈。

我不是輕視中國的民衆運動，我更不是反對中國的民衆運動。我是對他抱着無窮的希望的，并且要身列行伍，共同去奮鬥的。只是我覺得要從實際方面做去，要努力地，和理論一致。

我以為真正的民衆運動，既然是要民衆自己去運動，那末民衆的行動或自覺非達到相當程度不可。尤其民衆欲做自己解放的運動，非經濟生活抬到一定的程度，則沒有必要的餘裕，必要的能力。中國民衆的生活，似乎還是封建奴隸的生活。我們要想民衆運動一天一天的擴大，一天一天的真切，我們的運動，便應當注意去掃除民衆運動的阻碍，就是說掃除民衆自身發達向上的阻碍。民衆發展到一定程度，覺悟到一定程度，真正的民衆運動自然會出現。在這一層，我的意見，以為應當要從反對一切國內戰爭入手——下次再當把這層詳細說說。

人家說智識階級運動，是民衆運動的先驅，無論何種民衆運動的興起，當初多是智識階級的引導。這說我是不否認的。但是長久做先驅運動，長久做引導運動，於實際的政治組織

論
期分，半年八角五分。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一元零三分。半年一圓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社會組織，是不能有何等變更的。我不希望序文太多，我不希望開場白太長，我希望早點到題才好。

代郵——寄徐志摩先生

你真好福氣，我們大家正在這里三面受張作霖張宗昌吳佩孚的威嚇的時候，你一個人飄然地到西湖去看梅花去了。一個月後你回北京來，我想你非多帶些杭州貢菊來給我們壓驚賠罪不可。

你的嚴詞給我搗亂了一場，很是抱歉。不過這也要怪你不該把我那篇匪文登在貴報上，倘若讓他在別的下流的刊物上出現，且湖或者可以小點。但是我總得對你道歉，因為因此使你很有些為難。上面是說我過分了，現在再來提出抗議。三日副刊上承你給我登出那訂正，末節裏說，「至於陳先生說我佈這個流言，侮辱中國女性，大有非謝罪不可之勢。我覺得別無答覆之必要，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權利。」這末一句我的原文是「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資格」。添補自然是編輯的權利。但我也不得不聲明一句，以明真相。

關於這開話事件，別人罵我的話我都不介意，因為俗語有之，「相打無好拳，和罵無好

言，」又詩云，「請看朝朝者，人亦猶此頭。」罵人而怕被罵，殊有背於「無賴道」，當為左丘明所恥。倒是老兄和陳先生恭維我的話，我聽了有點痛心，如說我是「正人君子」，什麼文學啦，博學啦，這比說我是孩子還厲害。只有陳先生說我有自知之明，這一句話却使我喜而不寐。老兄試想這兩個字的古希臘哲人的格言，英文譯作 Know Thyself 的，嚴幾道把他圍在一隻紅燕子的周圍當作英文漢語的板權証用的這格言，是多麼可寶貴的一句話，現在却輕輕地落在區區的頭上，這真比叫化子中了彩球還要可喜。但是同時我又聽到一句使我遍身不舒服的話。聽說有人說我那樣「得意忘形」地胡鬧，是因為覺得「現在是我們的總長了」的緣故。這句話意思是想罵我，但實際却反顯露了自己的性格，可見他的心目中平常是有「他們的總長」在，豈不反挖苦了他們自己？事實上倒是在「他們的總長」的時代我最寫的多。去年八月中在東京上就發表了有十四五篇。至於易寅村先生，我除前年夏天在公園中現代評論社席上見一回之外，沒有見過面，更不必說他來「寒家」請教教育大政了。對於說那種話的人也殊無待論之必要，不過告訴老兄，他你知道有這話，一句話就告訴了。

末了有一句話想請你轉告李四光先生，不

先生說我無故的罵過他一回，這恐怕在他有點誤解，我知道李先生是一個學者，（請看這里沒有引號，並沒有什麼別的「斷」字，）我對於他不但不是相當的諒解，簡直是充分的尊敬，因此我對個人決沒有無故的罵他的道理。但是主觀於別的事件的時候，說不定有時用上一個字個失敬的字眼，（你知道，我是有點愛小挑剔的；我有這個壞脾氣，好像是人家的香煙，時常想戒，却老是戒不淨，）並不是對於他個人有什麼過不去，不敬。現在記不很確實了，或者在講楊蔭榆女士八月一日帶兵進校的時候，說到一句，因為李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是那時在場觀劇的。女大的公理維持會出現，我也說過好些嘲諷的話，雖然那會裡邊有幾個北大的同事，我始終對於他們個人懷著「厚意」，（請李先生恕我這里用一個日本熟語，）現在事情過去了，嘲諷的意思也隨著過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來的程度。我對於李先生有過失敬的話，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我所說的只是關於李先生坐汽車去觀解散女師大這一點，（李先生自然也有他的理由，）決不是無故的。我希望李先生諒解的，便是這無故的三個字的說明。

這封信本來應該直接寄給你的，但是你已出京了，便副上當然不能登我這樣沒有意思的

東西，況且是紹原兄在那裏代理，不好意思去麻煩他，所以商請京副代為發表，希望老兄能在西湖上看到，併希望不會損你看花的雅興。二月四日，登明。

蕉雨

朋其

A. une demoiselle abandonnée.

竟有這樣的人！他咒罵世人的冷酷，渴求難得的同情，痛恨人們的隔膜。虔誠地求人的諒解。但是他呢？他拋棄了一個他所不忍棄的人。在廣漠的大地裏。朋友！指責他罷，這樣一個矛盾，無情寡恩的人！——他是誰呢？……不幸就是我。

被棄者呵，你是最光榮的，為了時代，你犧牲了！你怎麼不咒罵我呢？誠懇使我難受。為什麼你覺得廣漠的大地裏，不會再生一草一木呢？活着是為快樂，我們尋找去罷！我們追求去罷！一切物議，不管讚揚與詆毀，都是騙人的，你也不要騙你自己。尋找去罷！追求去罷！

故鄉又快近秋雨綿綿的時期了，當你夜半不寐時，也曾因了滴滴雨，而動你的悲思嗎？北地寒風，早又捲起了我永存的舊情，但是你，你也許要以為這是虛偽者的矜憐的，我也願意你那樣想。

姊子來信，說你有了許多朋友，而且很快樂，我自己騙自己，相信了。可是女人們的話，我也會聽，她的用意，我祇好感謝。

社會上罵我的人少了，使我不安，我悔恨我去年不該回去，早知道這是怎樣也不能解決的，為什麼要速求解決呢？回到北京來，祇有你們一個同鄉傳來幾句不滿意我的話：「是的，我們旁的就丟開不說，你是要求真實的彼此相愛的，為什麼你在一個月內，又和旁人訂婚呢？」我無言，俯首！——要是他這樣責我：「富於情成的人，不應該拋棄一個人！」我更將飲泣！這樣就抓住了我的病根。可惜你們那位同鄉後來或者是因了同鄉之嫌，也不轉你小小來指責我了，這樣更使我難堪：和一個囚犯還未定罪的心情一樣，我不知道我的罪有多大。要是你和我社會的人，都如大舅娘一樣，那我的罪愆自信也就消除不少：「怎麼？大舅爺又討了那一家了？也不告訴我？告訴我，我也好起人情，吃喜酒。」她那時是住在我家裏，她知道我又要自尋苦惱，我怎樣答覆呢？我瞞了她，好，好，我就請請你罷！——「時！現在請我？我又不願意了，我明天就走。」——但是你永久是緘默的。在我腦子裏，你好像一個懸崖沉思的雕刻。你也會表現過「強」，你也會實際

二月一日出版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社會革命的時機（沫若） 自殺（文子）
 紅流（霍秀峯） 評田漢君的詩
 應尹半（汪靜之） 國家資本主義（民治）
 人自（汪靜之） 送朋友之廣（辛）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吳歌聲韻類

魏建功

風燕

（二月十一日出版）

說龍首（論說）
 離騷書後（讀書雜記）

吳承仕
 何蔚然

期
零售大洋一角

努力讀書，但是強的裡面含了不少的反動，我
很知道。而這種反動，在我又是一絲一絲懺悔
的線條。

你也不要怨天，你也不要恨你自己，你應
該憐了你的恨，你的怨在我身上來，你爲什麼
不嗔咒我呢？

我真不應該到你家裡，爲什麼要到你家裡
去呢？我也不應該讓你讀書，讀書除了增煩惱
，有什麼用處呢？我應該勸三姨（你的姨媽，
我父親的姨太太）的話：「你看這是我家的姪女
給我的稿子，手多麼巧！」這是她才到我家
幾天時對我說的。那知她這兩句話竟成了禍
根！你本來是很手巧的，我有什麼不相信呢？
我要是自從下去，——雖然後來不久因了我祖
父之喪，三姨回家去，已經和我母親水火了，
——也許你也會把我騙到帶的道上，再不
然手巧上的幾次哭泣，也許可以把我這鐵石的心
腸溶解掉。——我是最迷信女人的淚的魔
力的。再不然，爲了你的不滿，我就墮落了，
這在我也是最幸福的。但是，我沒有自從，我
見着三姨和我母親吵嘴，我心裡就不舒服。有
一天三姨會這樣問我：「這回大舅娘已經把八
字帶來了，圖在土地菩薩的香爐腳底的，你喜
不喜歡？」後來才知道這是騙我，其實當時我
也就沒有給她什麼很好的臉色看，伯叔問我

發行地點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2. 學門
3.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4. 後門內景山書社
5. 漢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部

4.3
漢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部

：「要是給你討來你怎麼辦？」這是葬了我可
愛的小弟妹，在歸途上說的：「我就不要，他
們也管不了我。」

兵荒中一年過去了，我又回到中學。
(未完)

少奶奶的扇子

焦菊隱

許多年不看舊戲了，遊戲場中的嘈雜聲也
有許多年不曾享受了。聽說女師大要開游藝會
，我便鑽破了頭去討一張票來，是爲要去看看「
少奶奶的扇子」。她們這次預備的游藝很好很
多。我很喜歡那一羣小天使們演「葡萄仙子」
。上場的音樂，我的意見和學唱女十相左，
實在太壞，鋼琴和直腔的胡琴相混的笛子在
一起奏小二番九連環等實在亂得很，而且在台
右的花樓上，有一羣不知所云的青年們大吵大
鼓其掌；觀衆說話的聲音比臺上的聲音還大。
這也難怪，園子太大，舞臺又不響音，觀衆們
又多，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後來好容易聽到「
少奶奶的扇子」開幕了。可是臺下的聲音依然
哄哄着。我竭力靜聽，也聽不見臺上的話，就
實行了「位」主義，漸漸移到第五排，才聽
得真切。我對於戲劇不懂得什麼，不敢批評。
大概也許是我的偏見：我以為游藝性質的戲劇
，根本就不應該得太刻苦。如果真是爲演戲才

期四十

醉酒之後(創作)
「唱國歌的哭聲」(東京來信)
「哭聲中唱國歌」(北國消息)
通信處：儲庫營五號
章山
櫻葉
葵華

演戲的話，倒無妨吹求一番；但也得仔細自己
的智識，化裝要擦「凡士林」的話，千萬不要
說，說出來自己出醜。我自己雖不是守中庸之
道的 typical chinese，而「設身處地」四字
從小聽進耳朵就忘不了。生平又不好罵人；雖
然罵人是出風頭的事。因之，我今天且「設身
處地」的說一半句。

關於劇本，一時創作實不容易，如H.C.君
說他們大家費了那些「牛勁」才弄出那麼壞一
本「可憐的寒月」來。所以我很主張現在多有
人改譯西洋劇本。先不要顧及絲毫不失原劇的
意義的門題，只要第一先有劇本演。現在演劇
最大的困難是選不着好劇本。「少奶奶的扇子」
「總算」是比較很好的了。不過排演時也有許多
困難，如第二幕服裝一層，若不是營業的劇團
，幾乎弄不到好處。「說起來也不信」，女角
兒穿衣服到底還有處借，若是男人扮女人，那
可就難了，說起來中國女人偏偏不爭氣，都是
那麼矮那麼瘦，爲男人演女角借衣用的話也得
長得高一點兒呀！打住，接談正文。佈景也
有相像的困難。演一齣戲製一套景子是不錯的
，可是「七錢二分」不聽使喚，也沒有辦法。
這齣「少奶奶的扇子」改譯爲中文後成了彩色很
濃的寫實劇，景子當然要稍爲費錢一些。若像
「第二夢」一類的幻想劇(fantastic-comedy)

，則無妨簡單一些，用灰或深綠色的布幔已足。中國人的心理是要看花彩，正月節廟會一帶花花綠綠的王八燈蠟燈金花銀花都擺滿了，人人都喜歡看；若是你找一個藝術家來畫一幅淡淡的畫兒，他們說這是胡鬧。一樣，看戲也一樣，他不懂得什麼劇配什麼景，只知道你臺上佈得跟「真」的一樣就好。「嗚呼」，無怪乎文明戲能風行一時了。說句不相干的話，上海流儀式的電影事業之所以發達者，未始不因為這個。

跑了這一頓野馬，至少女師大諸位演員們要暗暗地猜測我這句有什麼意思。我得起緊聲明，這頓話無非是說這劇本難演而已。

以極少的時間，排演少奶奶的扇子，有這樣的結果，實在「出人意表之外」。佈景我不去提，因為那是「將就」新明的舊物，衣服我不去提，演劇拿自己衣服現掛附本是不不得已的事。學校裏開遊藝會或募捐會，臨時一兩個星期排一、二戲，從環境方面講是很自然的現象。就如我們演「第二夢」時，只有三個星期的預備，什麼買票哪，借衣服哪，借劇場哪，都是很費事的。如果中間再有一兩個演員犯感冒症，這一齣戲就巧凡就不能正正經經地排上一次。所謂 dress rehearsal 者，就是為一方面以賤價給學生界看，一方面作一次正經的排演。

所以凡是 dress rehearsal 中的錯誤都可以不計較。我們「貴」校中有許多演員叫屈，說從前批評「第二夢」的除了俞孫二君外，都把賣四角錢的 dress rehearsal 當作正式的公演了。這是閒話休提。且看女師大的同學，能在二星期中預備這齣「大戲」，已不可多得。

嗓子小是沒有辦法的，我擠在前排時，的確理會出她們是在拼着命的喊呢，可是，再聽那個笑，比台上鬧得更甚。女子扮男子和男子扮女子一樣的「弄猴」。最大的關係，不全在聲音舉動，因為聲音舉動有時天才者可以模仿得來，如昨晚的劉伯英，實不可多得，最大的關係乃在個性的表演。一個女子扮一個女子費一層氣力，直接地可以表現出她的個性來，一個女子扮一個男子可就要費兩層氣力了，第一她得裝「是個男子」，這還不算，第二還得裝成「這一個男子」。往往演員因為精力有限，至多只作到「是個男子」，甚至連「是個男子」全不像。這是我們演戲要男女合演最大的理由。當然，女師大決不會跑出男同學來，我們決不會責人到這種不近情理的地步。這時必然有人昂然而前地問我說：「你們男女合校，為什麼當初演「第二夢」時不合演呢？」我只能說這是學校的規則的阻碍。這種規則，學校當局也不願意訂，無奈有許多「家長」們來信告訴學校說：「我的女孩子交給你們了，有了「差遲」可由你們負完全責任。」如此一來，可把這些想過「戲」的人害了。再說那大女師大演劇為慶祝復校為同一性質。所以說，在旁人看來，也就是在大藝術家大戲劇家大批評家無論大什麼家看來，女師大的戲若是沒有精彩的話，我總不信，若說是有點小疵，則我可以「設身處地」地原諒。也許這有人批評「少奶奶的扇子」，為「空前的紀錄」，因為這次沒有要票錢！不然什麼「花不起一塊錢」，什麼「丙種」之類的閒話早就上場了。

全劇我只注意到五個角色，是不是旁的小能使我注意我不敢說。少奶奶活潑，留下信逃走的時節表演最好。只可惜，我在台上看見「少奶奶」在表演慌忙的心情中間，找她的扇子「扇子」，扇子那裏去了？這可得問佈景的先生。「按理」在舞台監督以下須有一個「保存主任」(Property Man, 此名詞係陳大悲原譯，頗不洽當，暫引用)，他得管一切物件，如同刀咧，信咧，此劇中的扇子咧。這些小東西看來雖無所重輕，其實很關緊要。尤其不能疏忽了這全齣的樞紐不是？到此打住，我折回把本文的題目拿來解釋。不，不，不，不用

時評
一、張、謝、與日俄衝突
二、軍人與
國家主義與多爾文藝復興

(卜)
余上沅

時事短評
黃人還有生存的餘地麼？
現第 開頑笑與打巴掌
三、我們的信(小說)

(松)(文)(翰)
李仲樞
高一涵
西元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川村白村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若肯說：「我是也」

胡同北新書局報費每份銀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
美拉尼亞的婚姻
趙景深

與謝野晶子
季志仁
趙景深

京經售處
北新書局
景山東街
景山書社

來件

「讀」窮漢的窮話」閒話

蔣光赤

解釋，旁人已經明白了；好，就不解釋了。徐「少爺」總算不太錯，已做到「是個男子」，只是第一幕的空氣弄錯，其餘都沒有什麼。我可不能不說金太太是個演劇的老手。他看見徐真留下的信，情感表現得好極。她勸徐真回家一節，真使人動心。我就想起一九二五冬天看北京萬國美術所演的「The Circle」來了。因之我又想起母親對於子女的愛來了。她永遠是希望你的幸福來臨，換言之，你快樂她才覺得快樂；她真心她煩惱，她自己犧牲了一切，都是為兒女；平凡的兒女們真够曉得麼？誰還不是如她真一樣，至終只覺得她嫁了一個好人而去，至多也不過是個好朋友而已。劉伯英總應算個出色的角色，因為是女子扮男子，而且很像個男子，我所懂得的也止是如此，所以我大言不慚地說：「我的智識使我不能多說話了。」此外還有那個八大人，也是很好的，只是小獅子未便給得希奇些，也許我不會長過小獅子，不然我將摸着小八字鬚兒說開話了。雖然這五位我注意了，可是我的確不敢以高氏華綏的「銀煙盒」中法官的口吻，來判人的罪。因為你須知道世上不光是機械的「道理」，「應理」，「按理」，還有最大的「人類的感情」在。你不和演員們常接近，你不常看他們演戲，你決不能以看了一次的印象來評定那個角色

好，那個角色壞。尤其不應該說誰不是演員，「說起來也不信」，我們沒有一個不替富汝培君叫屈的，當我們看見「一個叫做培良的」罵他為「半個演員」。因此我不敢造這種孽，我情願說說新明舞台上的人都是演員。

話說得太多了不是？在一般讀者看，我似乎「借杯送酒」，拿女師大的「少奶奶的扇子」來替「第二夢」剖白，在女師大的諸位同學看來，似乎有些討厭這種無聊之極「用不着」的東西。但我無意中竟寫出來，也不管它犯了什麼「忌諱」都好，就是又犯了「標榜」的「罪諱」又何妨呢？ 二月四日。

關於「鬆袴帶」的話

黎錦明

昨天看見京副所發表的新中國杜石十人的票，有位朱岳峙先生，很抱悲觀的舉了十個我們現在所反對的人。末了，還舉了前師大教務長查良釗先生出來。但使我驚駭的，朱先生在名末還附了那句「鬆袴帶」的話。我想，這句話本是師範大學的內部事，宣傳出來的是我，現在朱先生把「舊話重提」，我却應當負責。因為這話，絕對與查良釗先生的人格無關；這是師範大學一班頭腦冬烘驅逐旁聽生出校的学生毀壞他的。查先生本想極力改革范源廉所訂的那種旁聽生不許享學校裡一切權利哪，兩塊大

洋一學分哪等等規約，並且，他很同情旁聽生不拿錢來到學校正式讀書，那時期，他實在抱了極大的改革精神。這事的惡果，是為的有一班「吃了飯不得消」的學生，一面彈起范源廉的腿來欺壓旁聽生，一面却根據查先生辦事的做法點用種種卑劣的手段來毀壞他，恫嚇他，一面還恣意傷害女生的人格；所以就出了這種很壞的話。至於我從前在京副上所提起那話的原因（見「教育？」），並不是毀壞查先生，這是查先生及一班人誤會了。這全為的那一部分黨派的學生們。後來，我又在文週上（見與于成澤先生的通信）亂七八糟的罵查先生的原因呢？這是全為查先生因為怕學生反對他而致自己地位不穩的懦弱虛浮性；經小部分學生的反對，他又居然把那個改革議案暗地取消，害得一班旁聽生憑空上了他一個大當。這是值得罵的，我在文週上只罵他「辦教育不行」；旁的話只怪得我那時過於氣憤却帶了幾分狂妄。總而言之，這件事與查先生的人格絕對無關！這也許是朱岳峙先生誤會之點。

因為這件事，有許多人沒有了悟個中情象，常時斥我為不道德。我是有道德的，我的道德（吹句牛皮吧）比一班青年都要高。看看我所作的那些小說吧，我全是在為提高人類的道德而和惡社會宣戰。只有那班昏庸愚頑受舊禮

教所束縛的人，總斥我為不道德。查先生也是有道德的，不過他還是他的帶洋氣的中國傳統的道德，所以我要反對他。因此，他辦教育就不行，只有虛浮，妥協新舊，維持現狀等等根性，要改革也不能成功。至於「發給帶」一語，這是我替他宣傳出來的，害得他出這個醜，這則是我者的誤會，一半的原因却歸我向他道歉。

三，二，一九二六。

發表投票的疑問

高佩瑛

伏園先生：

現在的軍閥政客，無論他們怎樣的窮兇極惡，卑劣苟賤，他們對人談話，或打通電的時候，總是要拿民意作他們的招牌。於是參匪餘孽，騎子大帥，土匪軍，賣國黨，無不以民意作他們的利器；這樣的民意越多，國是越發混淆，內亂越發延長，可見此等賣國軍閥等，所假借的民意，不是真正民意了。

到底真正民意，用甚麼方法一發現？我以為民意測驗，是最好不過的了。所以這次，先生的新中國柱石十人的徵求，我是十分贊成；因為這等選舉，原無利害衝突，既不受金錢的驅使，又不受勢力的壓迫，可純粹憑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覺的是非之心，舉他素日所最崇拜的人，它的可貴，即在這一點。不過舉行測驗的人，發現測驗的結果，和己意大相反背

，或對於己派己黨的聲威，沒有甚麼光彩，便秘不發表（如某大學的民意測驗是一例），或於事先加以種種暗示，以便作有利於己黨己派之宣傳，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測驗的真意，一種無聊的勾當而已。

因此我對於先生先事發表的個人意見，極端反對。在先生的意思，或者以為是一種解釋。只是解釋，那倒沒有什麼。不過你不應該暗示：某人該舉，或某人不該舉。你不應該說：某人某人，受當時一般人的推崇，到某時失敗了，足見此等人不可恃等等的話。本來中國的人才缺乏，數來數去，不過十幾個人，你先說不要舉某甲某乙某丙，那就是說：非舉某丙某丁等等不成了。倘若投票的人，受了你的暗示，都舉了某丙某丁等，那這種選舉的結果，與賄選的結果，同是無一顧之價值了。

且是先生既有自己的成見，有自己以為很對的成見，怕這一般民衆認錯了領袖，那又何苦麻煩這一回，簡直你自己指出你所謂「新中國柱石十人」好讓民衆知所適從得啦，又何勞讓大衆票決呢？

先生是提倡新思想有力量的一個人，動拿硬化的成見強他人以必同，想是素所反對的；以上是我的懷疑的意見，深望於百忙之餘，公開的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專此，藉頌撰安！

高佩瑛，二月一日。

高先生這種過慮我也曾慮過，但已在上月底解釋過了。至於我個人將給投票者以暗示，則絕對沒有這個事實，祇要看連日發表的各式各樣的票都有，便可見我並不想「有自己以為很對的成見」了。伏園敬啟。

看他為什麼選他們(六)

第六〇八票

我也來湊湊熱鬧：

屋無棟樑則不成，國無柱石則不壽，此自然之勢，不移之理也。吾中國之亂，歷有年矣。究其故，即無柱石也。然稍能強扶國勢而到今日者，全恃下列數人而已。該數人亦非真柱石也，不過較諸良心喪盡之輩，則不可同日而語。今伏園先生徵選「新中國之柱石」，予以「池中無魚蝦蟹為大」之旨而盡國民之義務，味選之也。

馮玉祥（能施行民生主義者），孫傳芳（能擇人而合作者），王正廷（才長外交而能謀發展者），閻錫山趙恒惕（維持治安而不受人利用者），孫岳（能擇善而從之者），陳獨秀（能脫離數千年之陋習而為新思想之先鋒者），梁啟超（有治國之才而無治國之量者），吳佩孚（武力可服一部分而輕信人言者），蔣介石（能以黨軍制而服民衆者）。

新予，十五，二，四。

法權問題專號

（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萃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李利海評傳
弟兄（小說）

二月十日出版

楊丙辰
魯迅

沉鐘週刊第十期目錄

無題
苦淚樹（獨幕劇）
冬宵殘句

楊沙